

焦氏筆乘

焦氏筆乘續集卷五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

校

佛典

佛典世謂漢明帝時始通中國不知明帝之前已有之劉向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霍去病傳收休屠祭天金人顏師古注曰今佛像是也漢武故事曰昆邪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

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
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魚豢魏略西戎
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
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此皆明帝以前事也使明帝
前未有佛典傳毅對明帝之言何從而得之但未
盛行如今日耳隋書經籍志云其書久已流布遭
秦之世所以湮滅亦臆說也

周禮注

千寶周禮注曰言司者總其領

司會之屬

言師者訓其

徒

甸師之屬

言職者主其業

職內之屬

言衡者平其政

虞衡之屬

言掌者主其事

掌合之屬

言氏者世其官

師氏之屬

言人者

終其身

庖人之屬

不氏不人權其材也

宮正膳夫內外饗食之屬

月令

月令篇李濟翁資暇集云今人咸依陸德明所說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合爲之誤也蓋出周書第七卷周月時訓兩篇蔡邕玉篇云周公所作是也呂紀自采於周書則不得言戴禮取諸呂紀明矣自東風解凍至水澤腹堅後魏始入曆爲

七十二候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管子汲
冢書互有出入朱文公作儀禮經傳解備引之予
又見王冰注素問亦引月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
呂氏春秋及曆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爲小桃華
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鴛下有牡丹華
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
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坯戶下有景天華
惟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
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搏勞鳴蝦蟇無聲涼

風至而鶴鳴聞闔風至而蜻蛚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卽今水泉動也可考古今節候之異

元宵應制

王岐公作元宵應制詩子厚問公使何事岐公曰鰲山鳳輦耳子厚以爲陳言且疑爲所給詩成果用此二事所謂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是也子厚嘆服以爲不可及事雖尋常只是能點化用之便成佳句此可悟作文之法

杜詩如吳道子畫

子瞻云老杜自秦中赴成都所歷輒作一詩數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詩人殆無其比獨明皇遣吳道子傳畫蜀道山川歸對大同殿索其畫無有曰在臣腹中請疋素寫之半日都畢明皇后幸蜀皆默識其處無不相合可用爲比子瞻此言可謂善喻以此見古人集當以編季爲正若近世各體爲類此等處無從攷見矣

夷狄名姓異音

冒頓音墨特龜茲音丘慈可汗音榼寒闕支音烟

支谷蠡音綠黎浩豐音誥門番汗音盤寒允吾音
鈆牙先零音銑燐樂浪音洛郎契丹之契音乞敦
煌之敦音屯康居之居音渠月氏之氏音支史傳
具有音切未易悉舉

三商

士昏禮漏下三商爲昏商音滴與夏商之商不同
蘇易簡文三商而眠高春而起用其語也今人多
誤讀

禮不下庶人

禮不下庶人謂酬酢之禮也白虎通德論之說勝諸家

明堂位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魯頌閼宮傳遂緣此以解皇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者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正矣於事猶未之考也按左傳隱公九年考仲子之宮將萬

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若魯先公素用八佾則其羽數隱公自能知之何以問於衆仲故春秋於桓五年書曰大雩見大雩之僭始於桓也閔二年書曰禘於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不從見郊之僭始於僖也自伯禽以下十八世皆未有郊社樂歌而獨自僖始則僖以前未有郊社之事而始僭於僖可知矣闕宮首言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

附庸蓋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
以及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其不出成王
之賜尤爲可證又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
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使成王果賜周公則惠
公何以復請平王使史角報之蓋未之許也且襄
王之衰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隧謂賢如成王其見
乃出平王襄王下哉

肉孔

璧孔曰肉孔言其美滿也樂音曰肉好言其圓滑

也禮記曲直繁瘠廉肉節奏注或宛轉而曲或徑出而直或豐而繁或殺而瘠或稜隅而廉或圓滑而肉或止而節或作而奏

政事疏

賈誼政事疏天下之勢方病大癰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出說苑孔子曰脛大于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履雖鮮不加于首冠至弊不以苴履出戰國策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以補黃狗之皮

田子春

陶詩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未知所出讀漢書
劉澤傳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書干澤澤大
悅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如長安幸謁者
張卿諷高后立澤爲瑯琊王楚漢春秋云田生字
子春乃知卽此人耳

子美詩

孫莘老云子美日長唯鳥雀春暖獨柴荆言亂離
有深意也得風雅體以此推之如草黃騏驎病沙

晚鵲鴿寒謂祿薄君子不得志世亂兄弟不相見也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謂君子失時小人得志也

禹舉益

墨子云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以政而九州成與孟子合符子乃云禹遜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之佐舜勞矣鑿山川通河濟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爲子之勞矣此莊休寓言之流非實錄也

誦北山移文

种明逸真宗時辭歸終南舊隱上命設宴禁中廷臣皆賦詩以寵其行獨翰林學士杜鎬辭以素不習詩但誦北山移文一過明逸不懌云野人焉知大丈夫之出處哉熙寧中王荊公進用有王一介中甫者以詩詆之云草廬三顧動幽蟄蕙帳一空生曉寒荊公不以爲忤但賦絕句云莫向空山覓舊題野人休誦北山移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卽用本朝事入詩中甫三衢人昭陵時

中制科爲從官有名

种明逸詩

明逸詩今無所見小說中得一首漫記之樓臺縹
緲路岐傷共說祈真白玉堂株樹風高低絳節靈
臺香冷醮虛皇名傳六合何昭晰事隔三清恨渺
茫欲識當年漢家意竹宮梧殿共淒涼是詠時事
而作

句讀

學者有讀書終身不知句讀者由少年不經師匠

因仍至此余童子時聞部使者臨學宮講論語諸
生誦點爾何如至點字作一讀使者動色嘉嘆蓋
人多忽此故耳嘗觀李彥平讀禮記男女不雜
坐不同句施枷不同句巾櫛不親授句程伯淳讀
孟子至大至剛以直句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
間姚寬讀左氏春秋故講事以度軌句量謂之軌
取材以章物句采謂之物又聞晉公子駢脅欲觀
句其裸浴句薄而觀之費補之讀漢書衛青傳人
奴之句生得無笞罵卽足矣楊用修讀史記高祖

與父老約

句

法三章耳皆妙得古人之旨是正沿

承之誤其他經籍所具余略條一二俟學者以類推之如莊子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當涇流之大一讀而林希逸以涇流之大兩涘爲句史記封禪書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觀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之文則八神名當至主字句絕而用脩允寧皆一曰天二曰地爲句季布傳身屢典軍塞旗者數矣九字一句而索隱身屢典軍爲句句奴傳務調納其說以

便偏指不參彼已句絕而索隱以偏指不參爲句
律書雖妙必效情句核其華道者明矣而用修引
之作情核其華爲句魏豹彭越傳其雲蒸龍變欲
有所會其度句絕言欲遭時行志與所蘊適相際
也如云此足下度內耳可證而用修其度以故爲
句谷永傳成帝數爲微行多近幸小臣句絕趙李
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而用
修元美皆讀云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此類未可
悉數

譌字

替篆文作𣎵與𣎵相近竝下日爲普

浦

竝下白爲

𣎵

刺

郭知玄曰白頭秭苑不知𣎵𣎵之分青衿小

生焉辨商商之別又柳豫大藏音序帔帔則巾小
不分擿槐則才木不辨書生傳寫破體者多對讀
支離辨正者少

樂天逸詩

宋王彥國獻臣招信人居縣之近郊建炎初虜將
渡淮獻臣坐所居小樓望見一士夫徬徨阡陌間

攜小僕負一匣埋於僻處獻臣默識之事定往掘其處宛然尚存啟匣乃白樂天手書詩一紙云石榴枝上花千朵荷葉杯中酒十分滿院弟兄皆痛飲就中大戶不如君真奇物也今人謂能豪飲者爲大戶樂天詩屢用之此詩集中不載見宋人小說輒錄於此

龜山不輕解易

吳審律勸龜山解易荅曰易難解如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解易之法也初九潛龍勿用

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人於他卦能如是推明乎若不能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易三百八十四爻爻指一事是其用止三百八十四事而已易之理果極于此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盡之則一爻之用不止一事明矣觀聖人於繫辭發明卦義尚多其說果如今之解易者乎嘗謂說易須髣髴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

以未敢苟也

孔子無所不佩

王叔師楚騷注曰行清潔者佩芳德明光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

琵琶番蒲司帆作仄聲

唐詩四弦不似琵琶聲又斷腸猶繫琵琶弦又銀含鑿落殘金屑琵琶槽是琵琶之琵琶作第四聲讀也杜詩會須上番看成竹獨孤及詩近日霜毛一

番新番音飯樂天詩羌管吹楊柳燕姬酌蒲桃燭
淚連盤壘蒲桃音浦又四十着緋軍司馬男兒
官職未蹉跎一爲州司馬三見歲重陽司音伺選
詩無因下征帆子美浦帆晨初發退之無因帆江
水孟襄陽嶺北迴征帆巴東問故人帆音梵此等
尚多周子充跋文苑英華云切磋之磋馳驅之驅
挂帆之帆仙裝之裝廣韻各有仄音而流俗改切
磋爲效課以駐易驅以席易帆以仗易裝今皆正
之

一物數名

蟋蟀一名蜻蛚又名寒蛩莎雞促織莢子一歲名
烏喙二歲名附子三歲名烏頭四歲名天雄廣韻
枸杞春名天精子夏名枸杞葉秋名却老枝冬名
地骨皮爾雅芙蓉其花芙蕖其莖菡萏其根藕其
莖茄其葉荷其本蕊其實蓮其中葇葇中薏以子
名曰蓮華以葉名曰荷華以根名曰藕華在陸生
秋華者名木芙蓉

蟠桃核

宋學士有蟠桃核賦核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今藏大內可謂甚異然洽聞記言吐谷渾桃大如六石甕意卽此也宋王黼盛時廣求四方瓊奇之物有以桃核半枚獻者中容米四三斗其間題詠之字滿矣李端叔題云觀此桃則退之所謂華山十丈蓮信有之矣今御府核亦多古人題字

鷺桃

櫻桃亦曰鷺桃呂氏春秋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注

云含桃鷲桃也鷲所含食故曰含桃鷲桃二字甚
新前人所未用

劉歆顏游秦

葛洪云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百卷歆欲撰漢書
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
已班固所保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固所不
取不過二萬許言顏游秦師古之叔也撰漢書決
疑十二卷時稱爲大顏後師古爲太子承乾注書
多取其義是二公有功於漢書多矣今人知班固

師古而已若歆與游秦不知也唐史師古傳略載游秦事而不詳語具顏魯公集中

阿堵

史言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繞牀不能行但云舉却阿堵物世遂以阿堵爲錢矣然顧凱之言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殷浩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王坦之欲於坐害之謝目衛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間置阿堵輩一以爲眼一以爲經

魚... 卷之五
一以爲兵士豈可指定言之阿堵自是當時諺語
如今所謂此物云耳

寧馨

寧馨猶言恁的也如阿堵皆虛活字山濤見王衍
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至宋廢帝悖逆太后怒語
侍者曰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若不見宋
太后語當以寧馨爲美詞矣

犧樽

周禮小宗伯辨六罇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謂犧

象著壺太山六罇是也明堂位犧象周罇三禮圖
畫爨形刻劃犧象于其上此鄙儒未見其器妄想
圖形謹按博古圖作牛形背上開竅以注酒曰犧
罇如象形者曰象罇據此可證三禮圖之謬

穀璧

周禮典瑞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三禮圖穀
璧畫禾莖之狀蒲璧圖蕭葦之形此亦以意度妄
作如犧罇象罇之誤蓋穀璧圓瑑拱起狀如粟粒
蒲璧畛畫細文形似蒲華卽今二璧多有存者世

儒莫辯

黼辰

明堂位天子負黼辰南向而立注狀如屏風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因爾雅斧謂之黼俗遂謬用斧依如匍匐謬用蒲伏狹狶謬用窠窠之類三禮圖傳會其說作屏障畫十二斧于其上取剛斷之義謹按禮書白與黑間爲黼辰則屏障畫黼文于其上取分辨昭彰之義無疑矣今時市幌以黑白相間卽黼文之遺制

內則

禮記內則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稽攷軒字乃幹之訛按儀禮特牲饋食佐食舉幹注牲肉長脇也可以爲證

祭法

禮記祭法雩宗祭水旱幽宗祭星稽攷宗當作崇說文崇音咏設緜蕝爲營于日月星辰山川之壇以禳風雨雪霜水旱厲疫

師卦

周易師卦以此毒天下之民而民從之朱子注毒害也凡有害于民則民弗從說文毒音篤訓生厚也从生母會意毒音獨傷害也从艸諧毒音二字音義皆有別

木鐸

論語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朱子注木鐸金口木舌稽攷木鐸金鐸各有所用不以舌爲分釋名文事振木鐸武事振金鐸周禮鼓人以金鐸通鼓鄉師以木鐸徇于市朝古者木鐸木口大舌金鐸金口

金舌若以金口木舌爲木鐸然則木口金舌爲金鐸可乎

寤生

左傳莊公寤生驚姜氏杜預注寤生難產也不言其詳據文理寤當作造音同而字訛造者逆也凡婦人產子首先出者爲順足先出者爲逆莊公蓋逆生所以驚姜氏以上八則吳元滿說

聯字

俗於聯字有因上誤下者有因下誤上者駟僮誤

以僧从馬作驢髻訛誤以髻从齒作齧蹴鞠誤以鞠从足作踞此類甚多皆一時趁筆之誤後多沿其失而不攷耳

种英蘇冠

盧多遜當國門下士最多其所器重者种英蘇冠二人而已後多遜得罪賓客皆散去獨英冠二人徒步送之千里而還英後改名放卽明逸冠改名易簡魁天下仕至參知政事近日嚴介溪罷相平日知交無一人至者羅先生汝芳歎曰公當國吾

鄉人孰不沾其餘潤一旦皆舍去太不成模樣矣
因日往視之然先生當嚴氏盛時實未嘗與相周
旋也先生器識自學問中來又非前二人比

尚書多言時

楊慈湖言書疇咨若時登庸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率以時爲是蓋古語也曰誰
乎嗟哉有誰順是者乎吾將登庸之蓋時卽道也
舜之所以光天之下者此也黎獻所以有功者此
也丹朱反此也禹荒度土功用此也皐陶祗叙叙

此也祖考以此而格羣后以此而讓鳳凰因此而
來百獸以此而舞庶尹由此而諧勅正天命惟此
而已惟此爲幾謂爲庶政之幾蓋天下惟有此道
而已得此則吉則治失此則凶則亂唐虞君臣朝
夕之所謀謨無出此道故當時相與詔告惟曰時
猶曰此也時卽道之異名此非言意所能名後乃
強名曰道取道路無所不通之義初無形體可執
至於曰時則尤不滯于言意妙哉時之爲言非大
聖疇能名之易多曰此此卽時也漆雕開曰吾斯

之未能信斯亦時也帝知若時者誠未易得故問其次誰能順予事者采事也次問事則知時爲道無疑

媵

媵說文送也史載湯壻有莘以伊尹爲媵送女故稱有莘媵臣楚辭魚鱗鱗兮媵予爾雅亦云媵將送也卽不指爲妾今攷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及魯其姬嫁于宋而衛與齊晉三國來媵傳云媵淺事也胡氏引公羊謂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

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
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遂以爲從嫁之女夫魯
與衛敵而晉盟主齊大國也共姬雖賢其肯以姪
娣爲妾以承事之如傳之言則伊尹爲媵送女與
魚之媵予亦謂之妾可乎至于江有汜之詩注因
以爲美媵釋名又附益之以姪娣曰媵謂媵承也
承事適也今二品曰姬五品曰媵以陳人之婦與
三國之于共姬可若是儼乎

送琉球生詩

樂天題岳陽樓春岼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
安張芸叟用之爲詞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
人喜誦之不知實出樂天也友人王元善送琉球
生歸國詩風卷晴沙送客歸片帆南去疾於飛春
濤萬里重回首紅日中天是帝畿尊中國最得體
雖語顚前人而氣韻則勝之矣

小學

杜鄴子夏尤長小學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八
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故名鄴子林好古

有雅才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於鄴故言小學者宗於杜林三蒼蒼頡篇秦相李斯作訓纂篇楊雄作僂喜篇後漢郎中賈魴作總曰三蒼梁有蒼頡二卷杜林注見隋經籍志又小學篇一卷晉下邳內史王義撰又少學九篇楊方撰始字一卷勸學一卷蔡邕撰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黃初篇吳章篇蔡邕女史篇合八卷又初學二卷朱育撰始學十二卷吳郎中項峻撰又月儀十二

卷亡發蒙記一卷晉著作佐郎束皙撰張挹字詒
漢張衡傳注有蒼頡篇漢安紀注云蒼頡篇云邱
舍也又曰帝年十歲好學史書注云史書周宣王
太史籀所作之書也凡五十五篇以教童蒙魏王
粲傳云邯鄲淳博學有才章善蒼雅蟲篆通典云
漢官儀云能通蒼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爲
尚書郎法言學蒼頡史篇注謂多知奇難字三蒼
訓詁三卷埤蒼二卷竝張挹撰廣蒼一卷樊恭撰
見唐經籍志又有氏字指何承天纂文郭璞三蒼

解詁

明駝

木蘭辭願馳千里明駝足送兒還故鄉駝臥腹不
帖地屈足漏明則走千里故曰明駝唐制驛置有
明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又後魏書高祖不
飲洛水常以千里足明駝更互回恒州取水供膳
據此則取水數千里外不始於李贊皇矣

用晉人語入聲律

晉人語一入聲律無不精妙右軍帖云奉橘三百

枚霜未降未可多得韋蘇州用之爲詩憐君臥病
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
須待滿林霜渾化無跡如自作語耳一帖寒食近
得且住爲佳耳辛幼安玉蝴蝶辭試聽呵寒食近
也且住爲佳又霜天曉角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
爲佳耳凡兩用之當是絕愛其語

五大夫

秦始皇下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
五大夫初未言爲何樹也應邵作漢官儀始言爲

松松在泰山小天門至邵時猶存故邵知之耳五大夫秦爵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爲五大夫是也唐人松詩有不羨五株封之句其誤已甚紹興上虞縣有村市曰五大夫故老云有焦氏墓於此後五子位皆至大夫因而得名不知者附會其說曰此秦封松爲五大夫之地也時王梅溪爲郡幕采所聞爲會稽風俗賦得此遂以爲實然故賦有楓挺千丈松封五夫之語且疏云上虞地名五大夫乃始皇封松爲五大夫處蓋越人但知始

皇嘗上會稽刻石頌德不知封松乃在泰山非會稽也而梅溪復失於審諦公襲其誤至此張誤云予嘗過其處見道旁古石塔有刻字尚可讀乃會昌三年所記云草市五大夫因焦氏立塋於此孝感上聖而立名焉據此不獨可正王之謬亦備吾家一事因具錄之

假借相反字

吳元滿云容齋隨筆載字有假借相反者如臭本腐氣反借香也擾本煩雜反借馴也亂本繁紊反

借治也楊用脩丹鉛錄亦述之不知此六字皆有
分別臭音休與嗅同以鼻檻氣也荀子嗅之而無
嫌於鼻从自大會意借凡氣之總名香朽羶腥焦
謂之五嗅又香也內則皆佩容臭嗅音醜腐氣也
水潤下其氣嗅曹植書海畔有逐嗅之夫从𠂔諧
臭音擾音統煩襍也胤征倂擾天紀从手𠂔上音
俗訛作擾擾音繞馴也說文牛柔謹也職方氏豫
州其畜宜六擾从牛𠂔音亂音鑿素也煩擾也史
記猶治亂繩古作𦉳从𠂔下指交結之狀嗣音雉

理效也平治也盤庚嗣越我家論語予有嗣臣十
人从司爵會意現石鼓文及宰辟父敢隸楷用治
洪楊二公不知六書故有此誤

史記呂氏春秋之異

史記吳起傳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
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
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
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
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

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呂氏春秋載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馴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

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夫二書所載卽一事耳史記稱田文呂紀爲商文所不可曉太史公得于傳聞而呂紀先秦之書或于紀載爲覈

孟舒魏尚

孟舒與魏尚皆以文帝時爲雲中守皆坐匈奴入

寇得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官事豈有相類如此者當是一事而傳聞異詞史因以爲兩人耳

通鑑之誤

通鑑載唐太宗臂佳鵠望見魏徵納之懷徵奏事久不已鵠竟死懷中按白樂天獻續虞人箴云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出鵠斃握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則是宋璟諫明皇非徵與太宗也樂天去當時未遠必有据依今唐

書徵列傳亦不載此事

左氏史記之異

左氏不載程嬰公孫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甚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祈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是無嬰與杵臼事也史記則言晉滅趙之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匿公宮生武公孫杵臼程嬰以死存之越十五年因韓厥得復田邑二說似乎不一蓋左氏爲文高簡且

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爲重故詳序其後而不暇悉其初然謂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則所謂朔妻匿於公宮與武之生及二子之存孤可一語盡之矣史記追叙本末故詳著焉二說固可會而一也趙之族滅左氏謂趙嬰齊通於莊姬原屏放之於齊莊姬以是怨原屏譖而殺之而趙氏滅史記則謂大夫屠岸賈討靈公之賊殺朔與嬰齊同括而趙氏滅二說不同合二書考之蓋趙朔趙同趙括之死本各因一事各爲一時史記誤合爲一遂致事

詞參錯不可稽耳今按趙同於朔死之後見於左氏者不一而足其非同時被殺甚明且趙世家載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晉世家則載景公十二年以趙括與韓厥等五人爲卿已自相抵牾不足信矣

石鼎聯句

退之石鼎聯句詩有道士軒轅彌明其語往往高古出羣或者謂卽退之所撰特駕言于彌明耳今

按張南軒淳熙間守靜江奏疏有曰臣所領州有唐帝祠去城二十里而近其山曰堯山高廣爲一境之望祠雖不詳所始然有唐衡岳道士彌明詩刻據此則石鼎聯句者可謂無其人邪

舉人籍

唐人舉及第開檢無籍者不得與第其法甚嚴有陳章甫制策登科吏部榜放章甫上書云戶部報無籍記者斥昔傳說無姓殷后置於鹽梅之地屠羊隱名楚王延以三旌之位未聞徵籍也范睢改

姓易名爲張祿先生秦用之以霸張良爲韓報仇
變姓名而遊下邳漢用之爲相則知籍者所以計
租賦耳本防羣小不約賢路若人大才不可以
籍棄之苟無其德雖籍何爲今員外吹毛求瑕務
在駁放則小人也却尋歸路策藜杖着草衣田園
荒蕪鋤犁尚在所司不能奪特咨執政收之天下
稱美焉

獻書

唐時科目甚多常舉外復有通五經一史及進獻

文章并上著述之例或付本司或付中書考試亦同制舉開元中有唐頻獻啟典一百三十卷穆元林上洪範外傳十卷李鎮上注史記一百三十卷史記義林二十卷辛之諤上叙訓二卷卞長福上續文選三十卷馮中庸上政事錄十卷高嶠上注後漢書九十五卷如此者并量事授官或霑賞賚若今時用其例尚可得實學者用之豈不勝舉業之流萬倍

說文引經之異

說文引五經文字與今多不同如易服牛乘馬服
作備百穀草木麗乎土作麗於地亢龍有悔亢作
忼再三瀆瀆作黷其牛掣掣作蓄豐其屋豐作豐
允升大吉允作執包荒荒作沔爲的顙的作馱書
宅嵎夷嵎作嵎鳥獸氄毛作襃毛五品不遜遜作
遜娶于塗山塗作忬弼成五服弼作邛方鳩羣功
方鳩作旁述藻火粉米藻作璫碁三百有六句碁
作棋剛而塞塞作塞竄三苗于三危竄作竅今汝
聒聒作慤慤庶草繁廡廡作無若藥不瞑眩瞑作

眇尚桓桓作狙狙彞倫攸斃斃作釋顛木之有由
葉由藥作𡵚𡵚詩新臺有泚泚作玼餅之罄矣罄
作室嘽嘽駱馬嘽作疼鉤膺鏤錫錫作鋤白鳥鶴
鶴作翯翯可以攻玉作可以爲厝衣裳楚楚作
𡵚牆有茨茨作薺綠竹猗猗綠作藁無然泄泄泄
作𡵚挑兮達兮挑作𡵚如此之類不可勝舉是時
五經皆古文未變隸書慎當得其真此後字書又
有玉篇廣韻類篇集韻等出采摭日繁雅俗兼載
讀者迷其本始以說文所述告之未有不駭以爲

異者也

立碑

唐人在官有善政去任後立碑頌德須審詳事實
州司以狀聞奏恩勅聽許然後得建國朝無聞奏
之例然見任官輒自立碑見於律條其禁甚嚴近
日有司身方在官諷動羣小外托辭讓密相督責
甚可耻也開元中右相李林甫先爲國子司業頗
振綱紀洎登廟堂見人好說司業時事諸生希旨
相率署名建碑於國學都堂之前後釋奠日百寮

畢集林甫見碑問之祭酒班景倩具以事對林甫
感然曰林甫何功而立碑誰爲此舉意氣甚厲諸
生大懼得罪通夜磨滅覆之於南廊林甫何人其
羞惡之心猶有存者今之不如林甫者抑又多矣

荆蠻

史記太伯逃之荆蠻考其所都實今蘇常在禹貢
古揚州域何謂荆蠻蓋古者中國亦有夷狄如徐
戎淮夷之類徐戎非徐卽戎也戎而處於徐者也
淮夷非淮卽夷也夷而處於淮者也則知荆蠻亦

蠻之處於荆者或嘗徙于吳太伯至其所徙之地
耳吳卽揚之一隅宣王命方叔伐楚詩曰蠢爾蠻
荆王子朝奔楚使告諸侯亦曰竄在荆蠻則荆蠻
非揚州之產明矣或曰春秋夷吳楚何歟曰春秋
夷吳楚以其僭王也夷其道夷其人非夷其地也
其地固聖賢之封國禮樂衣冠所從出胡可夷也

東南西北

史記六國表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
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

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此亦自遷以前論之耳陳仁子曰六國之興滅亦天運耳地固無常利也黃帝邑於涿鹿顓帝邑於龍城舜耕於歷山王氣在東千五百年乃轉而西西土者自文武都豐鎬以來秦據咸陽漢卜長安王氣在西又千有一百年乃轉而河朔河朔者自西漢中葉以後新莽而下極於隋唐河朔富盛王氣在河朔又九百年乃轉而南夏若南夏者襄漢以南達於湖廣極於閩海安史之亂皆禍所不及歷五季以至

宋民物豐阜皆古所號荒涼之地也自南自北盛衰有時遷謂起事專在東南成功專在西北非篤論矣

魚龍畏鐵

封氏記言寶應中海州堰破水涸差東海令李知遠修之堰將成輒壞如此者數四用費過多知遠甚憂之或說梁築浮山堰頻有缺壞以鐵數萬斤積其下堰乃成知遠依其言而穴果塞初堰之將壞也聞其下殷如雷聲至是其聲移上流數里蓋

金鐵味辛能害目蛟龍避之而去故堰可成耳郎
中程皓家在相州宅前有小池有人造劍於池內
淬之池魚皆死以此知魚龍皆畏鐵也天順中徐
公有貞治河張秋苦堤善潰用一老僧言以鐵鎮
之功輒就人以僧爲神不知前時已有此矣

秦會稽刻

史記秦二世東行郡縣到碣石竝海南至會稽丞
相斯等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然不載其詞
今記於此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

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
暴強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旣獻泰成乃
降專惠親巡遠方登於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
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事理攻戰日作流血於
野自太古始世無萬數阨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
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
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子見南子

孫李昭曰史記謂孔子見衛靈公之寵姬南子非

也家語曰孔子適衛子驕爲僕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令宦者雍梁驂乘使孔子爲次乘遊於市孔子耻之夫聖人方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而去魯適衛至衛而耻爲靈公南子之次乘豈肯輕身往見之南子者蓋魯之南蒯耳何以知之以佛盼召子欲往而知之也佛盼以中牟叛子路不欲其往夫子有吾豈匏瓜之喻南蒯以費畔子路亦不悅其見二事正同昭公十四年南蒯奔齊侍飲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

而張公室夫子見之將以興魯也與見佛胥事不約而合故知其非見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必矣

星宿

二十八宿之宿韻略宿音秀今俗多作此讀誤也宿是日月五星之次舍以止宿爲義陰符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又古語知星宿衣不覆宿與陸覆爲韻則可見矣亢音剛氏音低蒲音皆亦誤爾雅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

宿之長有高亢之義不音剛爾雅天根氏也注云
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如周禮四圭有邸漢
書諸侯王邸之邸不音低西方白虎而參觜爲虎
首有觜之義不音訾世多從韻略則不考之過耳

焦氏筆乘續集卷之五